



吕先奇 著

草原上的孩子



吕先奇 著

草原上的孩子

新疆人民出版社

封面、插图：廉敏

草原上的孩子

吕先奇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7.5印张 5 插页119,000字

197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98·2 定价：0.45元

目 录

一	节日里·····	1
二	请战·····	16
三	风雨之夜·····	30
四	九支香烟·····	42
五	林中一课·····	54
六	树洞的秘密·····	64
七	密谋·····	75
八	他来干什么·····	83
九	哈尼帕支书·····	97
十	谜·····	112
十一	烈士墓前·····	126
十二	迷途·····	140
十三	推与拉·····	154
十四	饮马池边·····	165
十五	紧急会议·····	188
十六	哈熊沟·····	202
十七	搏斗·····	211
十八	一网打尽·····	221

一 节日里

“八一”这天清晨，东山尖刚飞起彩霞，阿扎特猛然醒来了。他瞧了瞧身边熟睡的弟弟塔伯斯，轻手轻脚地穿好衣裤下了床，推开爷爷的房门一看：糟了！爷爷走了！心里不由得埋怨起来：爷爷呀爷爷，您为什么不喊我一声，要知道，今天我可不能迟到哇！

他急忙推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附近牧民家正升起袅袅炊烟，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呢。阿扎特这才放下心。他迎着红彤彤的朝阳，脸儿笑成了一朵花。

阿扎特吃了饕，美美地喝了两碗爷爷烧好的奶茶，提起马鞭和牧马刀，刚要推门出去，一条腿忽然被人搂住了。他回头一瞧，是弟弟塔伯斯。塔伯斯望着阿扎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也去，我也去！”

“你这头小牛，一醒来就顶人！你知道我要到哪去？”

塔伯斯把小嘴一噘：“谁不知道，你们红小兵今天要和民兵叔叔，还有边防军叔叔一起骑马演习，庆

祝节日。对不对？哥哥，你带我去吧！我要看赛马，看打枪，看舞刀。我长大了也要骑马扛枪保边疆。”他观察了一下阿扎特的表情，把眼睛一瞪，“要是不带我去，你也别想去！”说着，双手更紧地搂住了哥哥的黑马靴。

阿扎特看到塔伯斯的决心这么大，不容他不答应。他帮着弟弟穿好衣服，朝他屁股蛋一拍：“快去吃饭，吃完饭把都曼、阿衣登哥哥和李青姐姐都找来，我们一块儿去。”

塔伯斯一听，乐得两眼笑成一条缝，连蹦带跳地洗脸吃饭去了。

小哥俩的家在反修大队牧民新村的中间。这新村座落在加孜里草原的西头。它北靠雄伟险峻的高山，西连苍苍莽莽的原始森林，穿过密林，越过地形复杂的哈熊沟，就是国境线了。

反修大队牧民新村的一栋栋漂亮的瓦房，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建的。牧民们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哈尼帕的领导下，学习大寨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牧业生产大发展，生活提高了，住进了新瓦房。只是在新村的西边还留着一座孤零零的、灰白陈旧的毡房，与新瓦房形成鲜明的对照。

学校放暑假了。妈妈当了赤脚医生到县城集训去

了，阿扎特哥俩就跟着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的波拉特爷爷。八岁的塔伯斯觉得暑假以来的生活过得可有意思啦。最使他得意的，是在暑假前一天，哥哥和伙伴们召开秘密会议时，还叫他列席参加了呢。会议结束后，哥哥挺严肃地对他说：“塔伯斯，交给你一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当时塔伯斯一听，神气地把胸脯一拍：“能完成！能完成！哥哥，我敢和山羊顶角，敢进山逮狐狸，我啥也不怕，保险能完成。”

“你去侦察一下哈尼帕支书现在在哪儿，我们要把这封信交给她。越快越好。”

塔伯斯一蹦一跳地跑了。一会儿，一蹦一跳地跑回来说：“哥哥，我问清了，哈尼帕支书正在学校和校长他们开会呢。”

阿扎特和伙伴们一听，一溜烟地跑到学校，悄悄地往会议室的门缝里一瞧，果然哈尼帕支书、贫管会主任和校长正围成一圈开会。阿扎特推开门，鼓足勇气放轻脚步走进去，双手把信递到哈尼帕手里：“支书，您开完会，抽一点时间把我们顶要紧的事商量商量。我们在学校门口的老松下等您的答复。”说完，他憨笑着走出了会议室，和伙伴们又一溜烟地跑了。

哈尼帕打开一看，信上工整地写着：

哈尼帕支书：

您知道吗？今天我们几个五年级红小兵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怎样过好从明天开始的暑假生活。大家说，我们是祖国边防前哨的红小兵，也是反修前哨的战士。社会帝国主义象只野狼在盯着我们，经常在边境闹事殴打我们的牧民，抢劫我们的牲畜，派遣特务搜集情报，搞各种各样的颠覆、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为了和解放军、民兵叔叔阿姨们一道保卫祖国的边疆，保卫繁荣兴旺的草原，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四人决定成立一个学军小组。在暑假里，除了读毛主席的书搞好批林批孔，完成假期作业和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以外，我们还要每天利用早晚时间，跟民兵叔叔一起训练，把杀敌本领练得棒棒的，随时准备迎头痛击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捣乱。

哈尼帕支书，请批准我们的要求吧。

致以红小兵的敬礼

五年级红小兵

阿扎特 都曼 阿衣登 李青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哈尼帕读了这封感人的信，三个人相视而笑了。原来，哈尼帕到学校召开这个会就是商量怎样安排学生暑假活动的。大家一讨论，学军小组便定了下来。此外，还叫各小队利用方便条件，组织学生成立学林小组和学牧小组。

哈尼帕和校领导从学校学牧基地里抽了四匹两岁的马驹儿，牵到学校门口老松树前，向等得心急的孩子们宣布了会议决定，把马儿交到了孩子们手里。孩子们乐得蹦呀、跳呀、笑呀，嘴巴都扯到耳根啦。

阿扎特挑了匹红得象一团烈火的枣红马，都曼一眼看中了那匹青似山顶岩石的草木青，阿衣登拉住了象煤炭一样的黑马不放手，李青爱上了赛银似雪的小白马。当天，他们把心爱的马驹儿拉到溪边，洗呀、刷呀，直把马儿洗得油光净亮，一匹匹昂头甩尾，欢畅地嘶叫起来。

哈尼帕和波拉特走来了。

哈尼帕指着波拉特对孩子们说：“同学们，这是咱们民兵连的编外民兵，也是民兵连的老参谋。今后，你们学军小组由波拉特爷爷具体负责指导。同学们，快来向波拉特爷爷报到。”

波拉特笑着说：“哈尼帕支书是民兵连的指导

员。孩子们，快向指导员报到。”

孩子们兴奋地向哈尼帕和波拉特行了军礼。

波拉特乐得银胡子一抖一抖地说：“好！好！我收下你们这些小牛犊。咱们有言在先，你们不发枪，只发‘刀’，可民兵的纪律和命令必须服从。”波拉特说着，象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四把“马刀”。象给战士们授枪一样，庄严地一一喊着名字，发给了他们，“孩子们，这是我发给你们的战斗武器——马刀。你们要紧握马刀，苦练杀敌本领，保卫祖国边疆。从现在起和民兵叔叔、阿姨们一起操练。”

孩子们接过马刀一看，是用木头做的。但这不是一般的木头，而是山上难找的又硬又重的千层木。经波拉特爷爷的巧手细工，把马刀刮得又白又亮，还安了个精致的刀把。孩子们一下子爱上了这件武器，都曼抡起马刀一舞，嘿，白晃晃一道闪光。多好的马刀啊！

这时，哈尼帕从衣兜里掏出了四个红彤彤的袖章。在袖章上有八个用金黄丝线绣出的小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她一一给孩子们把袖章别在左臂上，说道：“同学们，从今日起，你们的学军小组正式成立了，由阿扎特担任组长。祝你们取得胜利，为保卫边疆练出一身过硬本领。”

波拉特把手一挥：“孩子们，目标练兵场，出发！”

孩子们戴着耀眼的红袖章，握着马刀，跨上战马，飞驰而去。

十天过去了，孩子们虽然不知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汗，但他们没有一人叫苦。练累了，只要看看手中紧握的马刀，顿时就增添了力气：“冲啊，再砍它三十刀！”摔痛了，摸摸臂上的红袖章，默读着：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股勇气就从心底升起：

“冲啊，冲啊，再跃过三十道障碍！”他们的脸儿由白变红，由红变黑；他们的嫩手儿磨出了泡，泡又磨成了硬皮。清晨，他们与云雀同时飞向草原；傍晚，他们送走晚霞，伴着星星回到家里。十天，难忘的十天啊，孩子们一个个脸儿晒黑了，身子练壮了，都快变成小铁人啦。波拉特看着孩子们能自如地驾驭战马，遇障碍，逢沟过沟；能挥舞战刀准确地砍落“敌头”，捋着白胡子，爽朗地笑了。可是，孩子们却憋着一肚子意见，因为波拉特爷爷始终没教他们马上射击！

塔伯斯这些天来成天在练兵场看红小兵操练，真比亲自参加了还高兴。每当他和小伙伴说起阿扎特他们学军小组的事时，便眉飞色舞，边说边比画，一下子

就把小伙伴迷住了，听起来连眼睛都不眨。

这阵儿，塔伯斯匆匆吃过饭，朝口袋里装上几块奶疙瘩，飞跑出去执行哥哥交给的任务去了。

年近六十的波拉特爷爷不但是民兵的老参谋，还是阿吾勒^①里有名的阿肯^②呢。

在旧社会，波拉特爷爷给牧主放了一辈子马，受过的苦难他九十九天也说不完；解放后，党和毛主席给他带来了幸福生活，有九十九个歌喉也唱不尽。打从解放这天起，波拉特爷爷每天早早起来，用净壶^③的水洗过手脸，拿起冬不拉，坐到草滩上，拨动琴弦放声歌唱。他不分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年年这样。他唱过的歌不知有多少首，拨断的羊肠弦不知有多少根。他歌唱幸福的今天，鼓舞牧民革命的斗志；他控诉万恶的过去，唤醒牧民提防身边的豺狼。

今天清晨，波拉特爷爷起得更早。他坐在“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的主席台前，准备要为即将开始的军民联合军事演习纵情歌唱。

注 ①阿吾勒——哈萨克族牧民居住的地方。

②阿肯——哈萨克族民间歌手。

③净壶——专供洗手洗脸用的壶。

红艳艳的太阳急急忙忙在天空露出了笑脸，给绿茸茸的草原，莽苍苍的松林，连绵不断的群山，沸腾壮观的会场，穿上了金灿灿的衣裳。

主席台四周插满了彩旗。主席台前宽阔平坦的草坪布好了“战场”。大队业余宣传队弹起冬不拉，牧民新村的牧民们，附近阿吾勒的牧民们，都身穿节日的盛装，成群结伙，携儿带女赶来参加草原的盛会。

从主席台侧面，一队剽悍的民兵，高举着“巴合特公社反修大队民兵连”的鲜红战旗，牵着膘肥体壮的骏马穿过熙攘的人群走进了会场。会场刹时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更惹人注目的，是在民兵队伍后边跟着的四个刚有马背高的哈族红小兵阿扎特、都曼、阿衣登和汉族小姑娘李青。他们都身穿一色黄军装，头戴一色黄军帽，脚蹬一色黑皮鞋，腰扎一色棕红色皮带，手提一色的木马刀，雄赳赳、气昂昂，十分神气。

走在队伍最后边的，是反修大队的年轻党支部书记哈尼帕。附近阿吾勒的牧民不少人都认得这位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女闯将。一时间，欢呼更加热烈了。

波拉特爷爷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他甩动五指，用力拨动了琴弦。哗、哗哗……，激昂的歌声随

着响彻了会场：

灿烂的阳光洒满了草原，
剽悍的骑手来到阵地前。
鲜红的战旗迎风飘卷，
战马嘶鸣，催上征鞍。
骁勇的战士所向无敌，
爬山越岭，勇往直前。
刀枪闪亮，惊破敌胆，
来犯之敌一举全歼！

这昂扬激越的歌声，是那样有力地打动了牧民的心弦。各处赶来的阿肯，激情翻涌的年青人，紧接波拉特爷爷的最后一声弦响，一个个拨动了琴弦，放开了歌喉。会场更加沸腾起来。

哈尼帕趁人们沉浸在欢乐的当儿，悄悄走到阿扎特几个人身旁，细细地检查了他们备好的鞍具，瞧着一张张兴奋的小脸儿，关切地说：“同学们，上阵时不要慌，不要怕。要把假设敌当成真正的敌人，当成社会帝国主义！用你们苦练得来的杀敌本领，去冲杀吧！”说完，又给他们整整服装，便朝主席台走去。

主席台上左边有一个空位，那是留给边防哨所所

长安泰的位子。眼看着红艳艳的太阳升高了，为什么还不见安泰来呢？还有边防军怎也不见来呢？哈尼帕凝视着两峰对峙、沟底密林丛生的哈熊沟，心里不由得升起了几个问号：是被意外的事情拖住了？还是突然发现了敌情？……她看了看表，时针刚指向九点，演习的时间到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对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边防军同志来说，决不会迟到！哈尼帕想到这里，便朝波拉特爷爷走去。她要立即向老人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当儿，塔伯斯可忙坏了。他哧溜从人群里钻出来，一手提壶，一手拿茶杯，老远就喊：“哥哥，姐姐，快来喝奶茶！”说着放下茶杯，急急忙忙从怀里掏出一把鲜花，高高地举着，“这把鲜花呀，谁杀敌最多我就献给谁。”他做了个鬼脸，拿起地上的茶杯，又哧溜钻进人群里面去了。

要是往常呀，这些哥哥、姐姐早被塔伯斯的怪相逗乐了。可是这阵儿，谁有心笑呢！他们的心儿扑通扑通跳着，因为他们马上，马上就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汇报他们的训练成绩，表演他们的杀敌本领了，谁能不激动呢？尽管在出发前，他们互相鼓励着要沉着冷静，可是，当他们刚一在这盛大的集会上露面时，他们的心儿简直就象脱缰的马儿，收不住管不了啦。

哈尼帕真象看透了他们的心事，刚才的一席话，孩子们越嚼越有味儿，就象吃了定心丸。慢慢地，一颗颗心儿镇定下来。

阿扎特说：“同学们，我们要记住哈尼帕支书的话，满怀阶级仇、牢记民族恨，要把死靶当作活靶打。把今天的演习，当作考验我们的战场。”

急性子的都曼把战刀一挥：“还不开始，还不开始！再不打，‘敌人’就逃跑了。”

阿衣登一听笑了：“它能跑？我亲眼见了，那是波拉特爷爷用麦草扎的草人。”

都曼瞪了他一眼：“你呀，至今还没有敌情观念。记住！要把死靶当作活靶打！”

眼尖的李青忽然把手一摆：“别说了！快瞧，那边来了一匹快马。”

战友们抬眼望去，只见快马沿着山麓奔到主席台前。骑手没顾上擦擦额上的汗珠，跳下马，跑到哈尼帕跟前：“支书，公社党委的通知。”

哈尼帕接过通知急忙打开来：

反修大队党支部：

据我边防人员报悉：一名企图外逃的特务被我边防人员发觉后仓皇逃走。追至加孜

里草原附近，特务失踪。公社党委命令你大队民兵和牧工，务必严加注意山林、草原和一切边境通道，配合边防部队坚决逮住这个特务。

今天的军民联合军事演习是延期举行还是改变方式举行，边防哨所安所长将去同你们商定。

有情况随时联系。

巴合特公社党委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

哈尼帕刚把通知递给身边的波拉特爷爷，忽见身材高大的安所长纵马驰来。他翻身下马，紧紧握住哈尼帕和波拉特爷爷的手，说道：“太对不起，叫你们久等了。你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了吧！有一名特务企图越境，我们必须立即严密封锁边境通道，决不能放过这个特务！今天的军事演习得重新研究一下。”

波拉特爷爷说：“我看哪，咱们今天的军民联合演习照常举行！不过要变个方式，拉上咱们的人马，来个大搜山，叫这只寻死的乌鸦看看军民联防的威力！”

安所长和哈尼帕赞同地点点头。